



關 機

著 萊 格 辛

譯 英 公 陸

版 出 局 書 圖 華 南 海 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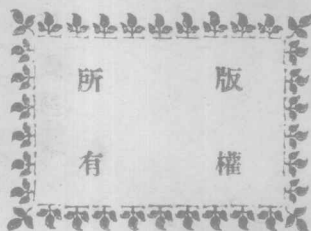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譯英公陸

海上
局書圖華南
九二九一

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版

一——二〇〇〇



實價		書名	原著者	譯者	總發行所	分發行所
四角		機關	辛格	陸公英	上海南華圖書局	長沙南華圖書局 鎮江南華圖書局 開封豫郁文書莊 各地中華書局

人 物

以 登 場 先 後 爲 序

尤麗彼得遜……………某雜誌編輯員

傑克博倫……………客廳社會主義者

羅拉海甘……………海甘之女

葛瀾蒙堆格……………律師

秦姻海甘……………街車大王

安妮羅悲……………平民窟一女子

羅勃葛蘭……………民主黨領袖

安特盧……………海甘的書記

派克爾……………打字員

第一幕

尤麗彼得遜的住宅，在紐約市東的低邊，一所模範宿舍裏。

第二幕

兩星期以後，在“The Towers”的圖書館，長島地方海甘的別墅。

第三幕

第二天早晨，在華爾街海甘私人的寫字間裏。

第一幕

機 關

尤麗彼得遜的住宅，在紐約市東街低邊，一所模範寄宿舍裏，佈景係一起居室，佈置極爲簡單，但都很新式；美術的和手工的器具；壁上掛着瑪萊士和羅思金的畫像，一張圓桌，二張安樂椅，一張臥榻和許多書架；由外廳進內的門在中央，進其他各室的門在左右兩邊。

幕啓：尤麗把燈推向桌後，開始晚點，在喝一杯茶；同時又想閱讀一本雜誌，翻開閉攏，很不容易在要看的地方翻開着。她是一個動人的聰敏的女子，年約三十歲。時門鈴一響。

尤麗 噯，傑克！

打開電燈，走至門前。

傑克 （登場，跑上樓梯，是一個大學畢業生，是一個立志革命者，是俄羅斯自由友誼社的一個組織員。態度文雅，又誠懇而又熱心；并長于口才，）好啊！尤麗，只

你獨自一個麼？

尤麗 是的，我在等候一個朋友，但她此刻還沒有來。

傑克 剛在用飯麼？

尤麗 我今天一天沒有休息過，你也吃一點，好麼？

傑克 不，我已經吃過晚飯了，（尤麗動手收拾器皿，）請你不要因我的緣故就停止了。

尤麗 我剛纔吃好了。（傑克上前相幫。）不；請坐罷！

傑克 沒有什麼，讓我們男子在世界上也有點用處罷！

尤麗 你今天做了點什麼？

傑克 我們是準備為瑞士罷工工人舉行一個示威運動。

尤麗 好極了，怎的這些瑞士人也能這樣堅持？是不是？

傑克 民衆是漸漸覺悟了，而且他們經過一次覺悟，他們就永遠覺悟了。

尤麗 是的。你看見過我那篇文字嗎？

傑克 我想我曾經看見過，尤麗，那真好極了！

尤麗 你以為這樣麼？

傑克 真的，我以為這樣。你是勝利了，我聽見一打人講起這個過。

尤麗 是真的嗎？

傑克 我想你要算爲全國女「文氓」Muckrake」的第一名了。

尤麗笑。

傑克 你今天晚上爲什麼要特別來看我呢？

尤麗 我有一個朋友，要你相見，這個人我正在教導她。

傑克 你似乎把我選做你可靠的宣傳員了。

尤麗 你曾經自己親眼看見過東西啊！傑克。

傑克 是的；恐怕是這樣罷！

尤麗 而且，你曉得怎樣把事物告訴出來，你又有這樣一個動人的樣子，……人家沒有辦法，只好請教你。

傑克 再不要說這個奉承話罷！你的朋友是那個？

尤麗 她的姓氏是海甘。

傑克 女子嗎？

尤麗 是的，是一個青年的女子，傑克，她立刻就會來的，你必須對她稍微耐煩一點，因為我們若是能够把她轉變過來，她能給我們許多幫助，她有很多很多的錢。

傑克 我希望她和秦姆海甘沒有什麼關係罷。

尤麗 她是他的女兒。

傑克 （一跳）什麼？

機 關

尤麗 是他唯一的女兒。

傑克 天哪！尤麗！

尤麗 怎麼一回事呀？

傑克 你知道我是不願意和那樣人相見的。

尤麗 爲什麼不願意呢？

傑克 我不高興與他們打混，我對他們也沒有什麼話說。

尤麗 我親愛的傑克，女兒對於她的父親，是沒有辦法的。

傑克 我知道的，我爲她抱歉，但是，同時我自有我的工作要做……

尤麗 你再沒有比這個更要緊的工作了。要是我們能夠把羅拉海甘變成社會主義者的話

……

傑克 啊！笑話，尤麗！我早已丟棄追逐這些神出鬼沒的東西了。

尤麗 但是你也爲她想想，她能做點什麼呢？

傑克 是的，我也曾想過這班人可以做點什麼，或許你到會要我想叫她父親做點什麼……只要他願做的話，他儘可不去毒害這城裏的生靈，儘可不去聚斂他巨萬的造孽錢，請你到這個城裏去看看這些痛苦和憂傷……要記着，秦姆海甘就是坐擁高位，在那裏吸取人們一切的利益的！秦姆海甘就是站在這個組織背後的……他也就是葛蘭大班背後的實力，他也就是積聚金錢而造成這萬惡的欺詐的制度的……

……

尤麗 我親愛的孩子，不要發癡罷！

傑克 什麼意思呀？這不是千真萬確的麼？

尤麗 這當然是不錯的……但是爲什麼要對我這樣大發議論呢？你忘記了你是在對着全國女「文氓」第一名講話罷。

傑克 是的，這是不錯的，但是我不願意和這些人講交際。他們都有錢，我想他們不止一二個；但是他們終身做慣了有權有勢的人物……任何人都敬畏他們；因為他們有偷來的金錢，什麼光怪陸離的事情，只要他們高興做，他們就都可做得。

尤麗 我親愛的傑克，你曾經看出我有什麼趨炎附勢的行爲麼？

傑克 不，我不知道我有過沒有，但是現在並不遲呵！

尤麗（笑）那末，在你沒有看出以前，對我稍爲保持點信仰罷。請你會見過羅拉海甘，自己再去判斷罷！

傑克（埋怨狀）好的，好的，我會她，但是我告訴你，我決不奉承她的，讓她自己來同我弄明白。

尤麗 我的孩子，那就好了。對她說些階級鬭爭和大革命罷！告訴她你是無產階級唯一的代表人物，而且，不久有一天，你將把腥紅的旗子插在她父親的住宅上（鄭重

貌，當然，你該實際做的，是和她很大方的相見，并且告訴她一些你在俄國冒險的事業，也使她曉得一點在她住所第五街範圍以外的事情。

傑克 你同她在那裏認識的？

尤麗 我在殖民殖事碰到她的。

傑克 天啊！秦姆海甘的女兒呀！（笑着）那裏他們對她一定很奉承的，我可以賭咒說。

尤麗 對了，你曉得殖民殖事那種人是什麼呵。她到那裏去好久了，她似乎很有興趣，她也給他們很多錢。

傑克 這是無疑的。

尤麗 一天下午，我和她稍微講了幾句話；她的性情很鎮靜，是一個不愛說話的女郎，但是她給我一個特異的印像，她似乎是不快樂，她說話的時候，有一種沉悶的聲音。我那時與她見面，心裏覺得不好過……你想，我是攷察過坦馬尼黨和街車

托拉斯的情形的。

傑克 她也提起那個麼？

尤麗 不，從沒有提起，但是我覺得她好幾次要想提起。我想，多少，她一定對於她的父親是感受痛苦的。

傑克 我的天哪！若是尼米西神要靠着秦姆海甘自己的女兒到他那裏，到不是趣話麼？

尤麗 且呀！不是趣話麼？

傑克 你想他承認她這種改良的活動麼？

尤麗 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他們一定隨便講話的。她不是這種人，自己決定了，又會自己返覆過去的。

傑克 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，（一停）要是我知道有這回事，我再也不會提起請旁的人來了……

尤麗 啊！那到不要緊，這個沒有什麼。

傑克 這位朋友，蒙堆格，我電話裏同你說起的……他是由我自己說服過來的。

尤麗 我知道了，我們可以接談一下。

傑克 我想蒙堆格已經給我弄得很可以了，你也會對他發生興趣的……這裏有很好的一個故事，那天是選舉最後的一天……

鈴聲響，

尤麗 噯！什麼人來了，（走至門前，喊着說，）密斯海甘，是你麼？

羅拉 （台外）是的，是我。

尤麗 你沒有走錯路，是嗎？

羅拉 啊！一點也沒有錯，（登場，一個又高大又端莊的女子，年約二十三歲左右，裝飾簡單，但頗雅緻）你好麼？

機 關

機 關

尤麗 我正希望你來呢！傑克，這是密斯海甘。這是博倫先生。

羅拉 博倫先生，一向好麼？

傑克 我正難得，與你相見，密斯海甘。

尤麗 我剛才已經和他說起過你了。

羅拉（四顧）啊！很好的一個地方，我想這些模範寄宿舍正是愉快極了。

尤麗 這個對於我們革命份子是不可不有的……沙漠裏的綠洲。

傑克 這是爲無產階級建造的，是癡狂人居住的。

羅拉 這話是真的麼？

尤麗 在這一所裏的確是真的；我的下面是兩個漆匠和一個貧民窟的工人，間壁是一個

瞎着眼的安那琪主義者，和一個猶太的詩人。

羅拉 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尤麗 地方又清潔，又省錢，窮人付不出房錢，我們就把他們做住家。

傑克 這個進程，在科學上叫做弱者滅亡。

羅拉 這個解釋，聽起來很悲慘，但是我想是的罷！（對傑克着）博倫先生就是這樣麼？我以爲這樣有名的革命者，形貌一定是很可怕的。

尤麗 對於傑克這個人，不要決定得這樣快罷！在你沒有知道他以前，他真可使你一嚇呢。

羅拉 我是再不容易受嚇了，我一向已經看慣了革命家，

傑克 我希望你，你在貧民窟相見的，不會都叫他們革命家罷！

羅拉 不，但是到那裏去的，各種人都有的。

尤麗 說起這個，今天下午，傑克打電話給我說，他已經約了一個朋友到這裏來，我希望你不以爲意罷。